

# 涅克拉索夫 文集

第三卷

## 叙事诗

魏荒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涅克拉索夫文集

第三卷

叙事诗

魏荒弩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Н.А.Некрасов**  
**СОЧНЕНИЯ**

---

根据 Сочнения в трех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年版译出

**涅克拉索夫文集**  
**第三卷 叙事诗**  
**魏荒弩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 国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上海祝桥新华印刷厂 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 插页 3 字数 217,0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40,001—2,900 册

ISBN7-5327-0990-6/I·531

定价: 5.15元

(沪)新登字111号



作者像

## 目 次

|          |     |
|----------|-----|
| B·Γ·别林斯基 | 1   |
| 萨莎       | 11  |
| “不幸的人们”  | 43  |
| 寂静       | 84  |
| 货郎       | 94  |
| 严寒,通红的鼻子 | 127 |
| 祖父       | 185 |
| 俄罗斯妇女    | 208 |
| 长诗《母亲》片断 | 320 |

## **В·Г·别林斯基**

在一条偏远的胡同里，  
在悲痛的朋友们中间，  
诗人在地下室死去了，  
他临终时对他们说道：

“象我一样，七年前  
另一个不幸的人离开了人间，  
他被同样的疾病毁掉了。  
我是他最亲密的朋友，  
命运相同的兄弟。我们走过  
同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我们没有能够战胜命运，  
它对我们是同样的严酷。  
他真诚地为真理服务，  
他的性情大胆而纯洁，  
因而过早地为自己  
开辟了通向坟墓的道路……  
如今该轮到我了……”

我并没有比他多活多久；  
我做的事太少，由于上帝的旨意  
我白白断送了自己的一生。  
我的那些苦难令人难堪，  
但很多却都怪我自己，  
现在，在这最后几分钟  
我要完成我的职责，  
我要谈谈我这可怜的朋友，  
我所看见的、所知道的一切，  
和在痛苦的疾病中  
他对正直的朋友们所嘱咐的话……

“他生下来就几乎是个贱民。  
(我们认为是一种耻辱，  
而他却不这样想。)  
他的父亲是一个可怜的医生，  
他只爱喝酒并用棍子  
鼓励自己的儿子学习。  
孩子们都会经历这样的发展过程，——

- 
- 涅克拉索夫创作这首诗，时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不久，即一八五五年夏。这时审查制度的压迫虽稍见缓和，但别林斯基的名字仍然不准提起；车尔尼雪夫斯基一八五五年开始在《现代人》发表《果戈理时期概观》那些论文时，也只能把别林斯基称为“普希金论文的作者”和其它一些较隐晦的称谓，不敢直呼其名。

此诗一八五九年最初发表于赫尔岑在伦敦出版的《北极星》第五期。这首诗在诗人生前一直未能在俄国发表，直到一八八一年始在《古代和近代俄罗斯》杂志刊出。

在俄国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陌生——  
他们贪婪地阅读  
一些有道理然而空洞无物的书籍，  
同时照例是偷偷地……  
那充满甜蜜幻想的苦恼  
从小就占据了他的心……  
是哪一个散文家，还是诗人呢，  
帮助他的心灵得到发展，  
引他走向善和光荣——  
我不知道。但那丰富的自然力的源泉——  
高贵的、正直的、  
无私的事业的思想根源  
却在他的身上沸腾……

“医生死后，尘世上  
只剩下他，年幼而又寒苦，  
他来到莫斯科，就进了  
莫斯科大学去攻读；  
但他终于被赶出来，因为没有证明  
他出身的某种特权，  
所以没有得到一张证明书<sup>①</sup>，——  
一辈子只是一个  
没有毕业的大学生。

---

① 指大学毕业证明书。

(一个有学问的人<sup>①</sup>)

不止一次在报刊上  
用这个绰号来讽刺他，  
但还是让上帝来审判他吧！……)  
这不幸的人住在地窖里，  
忍受着贫困和痛苦——不久就开始  
给杂志写文章。我记得：  
他写了很多……他的火热的著作  
流露着新颖的思想，  
对严肃的真理的渴求，——  
他被人注意了……那时候  
有那么一个谋划家  
想来赚钱牟利，  
要办一个大型的杂志……  
他对事情并不深切关注，  
就是想寻找一个人，  
要他来负主要编务，  
从不延宕自己  
交稿的期限，  
字也要写得清清楚楚。  
别林斯基不知怎么就跟他通信了，  
随后就搬来北方居住……<sup>②</sup>

---

① 指反动的历史家和政论家М·П·波戈金。

② 别林斯基从一八三九年起主持克拉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发行的《祖国纪事》编务。

“当时在我们的文学界  
一切都是消沉的、僵死的：  
普希金去世了；他已不在，  
大众对文学的爱便冷下来……  
文学在庸俗的琐事的搏斗中  
堕落了，变得愚昧而肤浅……  
仿佛社会和生活  
都跟它毫不相干。  
当时在祖国的土地上  
恶公然取得了胜利，  
文学只向它  
高唱着催眠曲。  
没有人会伸出有力的手  
把文学向目标指引；  
在这儿大声嚷嚷的，只有  
两个占首要位置的好斗的波兰人<sup>①</sup>。  
新的天才<sup>②</sup>当时已经  
在我们中间抬起了头，  
可是他，深受无耻的敌人的排挤，  
已经一个人挣扎得筋疲力尽；  
是一个还不够勇敢的、狭隘的小组

---

① 指反动的新闻撰稿人Ф·布尔加林和О·先科夫斯基。

② 指果戈理。

把丰富的思想、希望和力量  
带到了他的旗帜下……  
多么迫切地需要  
那正直的真理的强大呼声，  
公开地对恶进行揭发……

“而他来了，这默默无闻的贱民！……  
他不宽恕任何一个谄媚者、  
下流胚和白痴，  
和那些伪装热心的爱国者的  
心地善良的小偷！  
他检查了一切传说，  
他不带一点虚伪的羞惭，  
测量了野蛮和恶的深渊。  
在一片阿谀声中沉睡着，  
并且忘记了真理和荣誉，  
可怜的祖国就正向那个深渊坠落！  
为了奴役——这一永恒的病症，  
他对祖国猛烈地责备，  
祖国的虚伪的朋友  
大声叫嚣，说他是祖国的敌人。  
乌云在他的头上密集，  
敌人们喧嚷着，对他大肆抨击。  
但是诽谤者野蛮的嚎叫  
暂时还不能把他阻挠……

他的力量更加炽烈地燃烧起来了，  
而正在这时，他面前的  
战友渐渐少了，  
他们驯服了，后退了，沉默了，  
只有他一个人在不屈地前进！……

“啊，我的祖国！  
你有多少心灵自由的、  
宽厚的、高贵的、  
廉洁的、忠实于你的儿子！  
那些把人视为自己的兄弟，  
痛斥和憎恨恶，  
头脑清楚、观点明确，  
不被生了锈的传说的镣铐  
逼得发疯的人，  
他们不全都情愿  
承认他是自己的导师吗？……

“他在命运和机遇的保护下，  
长久地努力工作着——  
(当然也有上帝的意志)  
他已经说出了许多有益的话，  
而且还可能安然无恙地干下去……  
但这时，在狂暴的巴黎  
掀起了一阵骚乱①——

而我们这里也有自己的反响……  
人们加紧了可怜的审查——  
最后，听惯了诬蔑，  
便召集了一个委员会，  
极力来摧残文学。  
好在有些人比其中的一个，  
学术的刽子手——  
布图尔林<sup>②</sup>要正直些，  
他拍着胸脯，  
大发雷霆，一个劲儿喊着：  
‘把大学都关闭——  
祸根便会铲除！……’  
(啊，永垂不朽的男子汉！  
你的话得不到任何人的称赞，  
但它却逃不过众人的议论！  
让坟墓里的蛆虫把你啃掉吧，  
但是这个委员会，  
将比你的历史书卷  
更叫你传留久远……)

“差不多审问了我们半年时间，  
又是查阅，又是问讯——

---

① 指法国一八四八年革命。

② 指当时的秘密审查委员会主席。

到头来没一个清白的人……

有什么法子呢！不受到非人的审讯，

就应该谢天谢地……

一个忧郁的时代来到了，

善的真诚播种者

竟被指做祖国的敌人；

敌人们监视着他，

扬言要他去坐牢……

而这时，坟墓向他

殷勤地张开了怀抱：

被劳动的生活、

经常的贫困折磨够以后，

他死了……报刊上都不敢

提到他的名字……这样，

对他的记忆就日渐淡薄，

很快就会消失，一去不返……”

诗人沉默了。过了一天

他就去世了。朋友们聚议，

决定给死者

立一座纪念碑，

可是由于疏懒

好事很快就耽搁下来，

后来墓地上蔓草丛生：

找不到了吧……这有什么要紧！

活人操心活人的事，  
死者就去做自己深沉的梦……

(1855 年)

## 萨 莎

### 一

山鹑在荒凉的原野上空呻吟，  
如同母亲俯在儿子坟墓上哭泣，

是庄稼人在远方唱起了歌儿吧，  
悠扬的歌声扣击着人的心扉；

森林从此展开——一片白杨和苍松……  
故乡的画面啊，看来你并不欢愉！

我的愤怒的头脑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熟稔的森林喧嚣啊，听起来多么甜蜜！

看着我熟悉的田野赏心悦目，  
我要让我的善良的激情奔放不已。

而且我要把所有的眼泪

尽情地挥洒在我故乡的土地！

我的心不再怀着愤恨——

虽然它有极少的欢乐，过多的真理；

我再不用我的仇恨去唤醒

那长眠在坟墓中的有罪的灵魂。

祖国母亲啊！我的灵魂驯服了，

你那热爱你的儿子，如今又回到了你的怀里。

在你的荒瘠的田亩上

白白消耗了多少新生的力量，

你的永恒的暴风雨

使我这畏怯的心灵

过早地感到了苦恼和忧郁，——

我对你已是心悦诚服、俯伏在地！

- 
- \* 涅克拉索夫的长诗《萨莎》，是与屠格涅夫的《罗亭》同时在一八五六年《现代人》第1期发表的，而这两部作品的思想内容也有许多相同之处。《萨莎》最初发表以及后来编入《涅克拉索夫诗选》（1856年）时，作者均注明是献给屠格涅夫的。

长诗发表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幽会中的俄罗斯人》中，曾把阿加林与屠格涅夫《阿霞》中的那个意志薄弱的人和赫尔岑《谁之罪》中的别尔托夫相提并论，认为他们的言行对一切贵族自由主义者都颇有典型意义。